

辞书研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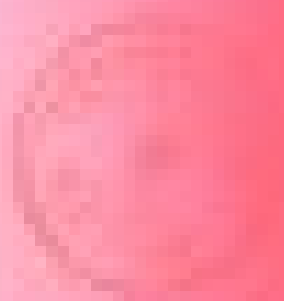
4

1981

C
I
S
H
U
Y
A
N
J
I
U



群文研究



4

群文研究

CHEN YANJUN



辞书研究

1981年 第四期

(总第十期)

-
- | | | |
|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65 | 倪海曙 | 要有新的探索
·我和词典· |
| 74 | 叶籁士 | 一个愿望 |
| 76 | 石西民 | 需要更多的辞书 |
| 78 | 刘 金 | 关于词典, 意见和建议 |
| 83 | 骆宾基 | 辞书和金文 |
| 89 | 袁林根 | 从《新华字典》想到学生词典 |
| 91 | 丁盛宝 | 要求规范和多收新词 |
| 93 | 果鲁英等 | 五位中学语文教师的意见 |
| 94 | 朱振声 | 希望出版一本诗词名句词典 |
-

·《辞源》专辑·

- | | | |
|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| 吴泽炎 | 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 |
| 5 | 舒宝璋 | 前进的脚印 |
| 15 | 刘叶秋 | 纠谬、补缺、充实 |
| 28 | 沈岳如 | 求源 |
| 35 | 盛九畴 | 质量抽样分析 |
| 41 | 郭庆山 | 人名条目的处理 |
| 45 | 张应德 | 胡昭铨 书证的采择 |
| 49 | 顾绍柏 | 前人注解的取舍 |
| 58 | 苑育新 | 资料的积累和运用 |
-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96 | 卫志强 | 晁继周 编译 谢尔巴与现代词典学 |
| 103 | 赵恩柱 | 关于词典学的术语 |
| 112 | 徐志仁译 | 语义的分类分析和成分分析 |

116	王佩增	语言资料和释义的关系的几个问题
122	陈汝法	成语引源问题说略
125	曹先擢	谈谈反切
134	张履祥	语文词典中的“标旧”问题
		·杂 谈·
138	尚 丁	断想·独白
140	古嘉林	最好不把短句看作成语
141	蒙树宏	说“她”
143	楼观伟	也谈《“工夫”与“功夫”》
146	颜景孝	注音选字应该标准化
147	耿 庸	唱快乐的歌
150	张世挺	类义词典的特殊功能
155	周继武	引语词典的作用
161	陈 燎	文学形象专名通引及其词典的编纂刍议
169	唐荣智编译	哲学词典：鸟瞰和建议
173	陈忠诚	双语词典中法学术语的翻译
		·评论和介绍·
181	冯英子	谁解释得确切
184	李熙泰	初读连横的《台湾语典》
187	徐式谷	介绍《学生英语常用词词典》
192	高 森	英国国俗词典
194	陈国坚	评《西语错误词典》[文摘]
197	刘琯德	《航空工业科技词典》的编写
202	杨曾文	《宗教词典》部分佛教词目写后感

207	关宗尧 《新日汉词典》编后回顾
213	江希和 英汉词典编写拾掇
222	塔伊尔江 少数民族的古辞书《突厥语大词典》
224	施安昌 唐人对《说文解字》部首的改革
	·人 物 志·
232	黄典诚 《切韵》的作者——陆法言
243	李荫华 不朽的“苦力”——塞缪尔·约翰逊传略
253	常 政 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编辑史话(下)
	·释 义 探 讨·
263	刘世宜 “乘槎”是什么意思
267	李行健 从“救火”谈释词
269	朱 芳等 关于“扶桑”的解释
276	答读者问 简讯 补白 读者·作者·编者
278	《辞书研究》1981年(总第7—10期)篇目索引

辞书研究

第四期

1981年11月

编辑者: 辞书研究编辑部
上海陕西北路457号

印刷者: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

出版者: 上海辞书出版社

发行者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上海市期刊登记证第29号 书号 17187·62 每册定价 0.75元



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

——谈《辞源》的修订

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

吴泽炎

公元 1898 年商务印书馆创立。两年以后，张菊生（元济）先生参加商务，建立编译所。在他的倡导下，于 1905 年开始《辞源》的编纂工作。前后经过十年，1915 年正式出书。以后 1931 年出版续编，1939 年将正续编合为一册印行，称为《辞源修订本》，1949 年又出版了简编。

中国词书的编撰，采用类书和字典的形式，有悠久的历史。但从鸦片战争以来，废科举，兴学校，教育制度起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在出现“三千年一大变局”的新形势下，旧有的词书已不能满足社会求知的要求。于是就需要有一部融旧知新学于一炉，门类广泛、翔实可信而又便于检查的工具书。用《辞源》主编陆尔奎先生的原话：“古以好问为美德，安得好学之士，有疑必问；又安得宏雅之儒，有问必答。”《辞源》的编撰，即试图在问答

方面作出贡献，对我国词典的领域来一个突破。《辞源》的出书正是这一批辞书前辈为满足这个时代要求而努力得来的成果。

《辞源》继承旧有字书、韵书、类书、解字、释词、诂训、广知的传统，吸取现代词书的特点，系统地搜集语词和百科性条目，中外古今，兼收并蓄，创造了一种“以语文为主兼收百科”的综合性辞典的新格局，性质在语文词典和百科全书之间，由于它的新旧兼包和强调实用，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时的读书界钻研旧学，博采新知的要求，使它成为受人欢迎的书。据商务的资料，直到解放前夕，这部书以各种版式前后一共印行了一百九十万册。它与中华书局 1936 年出版的《辞海》，标志旧中国词典的编撰进入了一个承先启后的新阶段。

修订的设想和实践

1949 年全国解放，中国进入新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。万象更新，百废待举。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需要。旧《辞源》《辞海》已经不能满足新的要求。根据当时对词典出版专业分工的部署，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修订《辞源》的任务，并于 1958 年八月开始着手工作。我们的出发点是：

1. 旧《辞源》代表前辈人的努力，质量有一定的水平，因此有修订的基础。

2. 根据新的历史需要，按照国家规定的几本篇幅较大的辞书的分工，确定把《辞源》修订为一本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。

3. 由商务编辑部主持，当时没有可能，因而不作扩大编制的部署。

4. 争取在十年之内把全书出版。

领导同意这个意见，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，给予支持。我们的工作大体上就是根据这些方针进行的。

唯一的大变动，是关于修订班子的调整。由于十年浩劫的非常局面，1975 年在广州举行的辞书出版工作座谈会，对全国词书

出版作了初步全面规划,为了加快《辞源》的出书,确定由广东、广西、河南、湖南四省分别成立《辞源》修订小组和商务编辑部协作修订,协作定稿。

新的修订本共分四册,估计约为 1,400 万字,分四册出版。第一二册已分别于 1979 年、1980 年出书;第三册今年年内出书;第四册定今年下半年开始分批发排。四册出齐以后,准备再用几年的时间,作一些小幅度的调整,以改正已经发现的错误为重点,出版合订本。

我们做了点什么

以修订为立足点,根据我们的具体条件,在这二十年左右里(不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多)我们做了下面几项主要工作:

1. 删去属于现代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应用技术的全部条目。确定收词的范围和时限。

2. 校正我们已经发现旧《辞源》中的注音、释义、书证方面的错误。

3. 对全书用的书证,逐一核对原书,彻底复查,加注篇目,提高书证的从属地位,使它成为全书主体的一部分。

4. 为了使书证进一步接近语源,在修订进程中不断累积资料,在没有专职工作人员的情况下,现在已有资料卡、索引卡共计八十万张。

5. 注意解释文字的通俗化。作了各种技术上的改进,全部使用新式标点。

在实践过程中,我们也作了一些革新的尝试,吸收前人、今人的研究成果。例如用“参阅”的形式,为读者提供参考资料;尽可能以合适的散文,抽换韵文诗词,来进一步排除《佩文韵府》一类旧工具书留在现在词书中的痕迹;把古典文学创作中一些名句用恰当的方式吸收在我们的书证中,以加强这本书的实用功能,扩大书证的作用;使词典不单供查,在一定程度内也可供阅读;以“参见”的

形式,把全书的有关条目,恰当的联系起来,以求既可缩小篇幅,又能增加读者理解的广度、深度等等。这些工作,有的作得多一点,有的作得少一点。

经验、想法

我们是个小班子,从一个人,半间房子起家,扩大到十六个人,四间房子。所以我们的经验并无普遍的意义。但有几点卑之无甚高论的想法:

一、要一个常设的编辑班子

我们认为词典编撰是一种终身的事业,是须要一辈人接一辈人前后相继的事业。经过几辈人的努力,才能达到真正成为“典”,而且还要继续按照时代需要,继续修改,其命维新。因此规模不管大小,总要有一个常设的班子。只有从长期的实践中,才能培养锻炼出一支有知识有才能有事业心的专业队伍。打散工,恐怕建立不起一个骨干的力量,很难在辞典编撰领域内出现后浪推前浪、人才辈出的局面。协作是一种非常(在某些条件下也许是可取的甚至是必要的)形式。不顾人力,不计财力,不算成本,未必是适合社会主义国情的最好方式。

二、要保持特点

我们认为词典不管局面大小,都有一个保持特点,发挥优势,提高质量,树立风格的问题。领导通过反复讨论,根据可能和实践而提出的“以语词为主,兼收百科;以常见为主,强调实用;结合书证,重在溯源”的方针,也就是要把《辞源》与同类词书的特点区别开来。它统一了思想,提供了奋斗的目标。至少可以不致东张西望,一心以为鸿鹄将至,从而少走弯路。

三、要进一步有计划的积累资料,以便不断地修改、充实、丰富内容。人和物,是一切建设工作的命根子,编撰辞典,尤不能例外。

我们水平不高,书里的问题很多,欢迎批评和指教。

前进的脚印

——《辞源》修订工作的实践

舒宝璋

对比新旧《辞源》的各方面(以“释义”为重点),可以看明《辞源》前进的足迹。

旧《辞源》,是指1939年的《辞源》正续编合订本,新《辞源》,是指从1979年开始出版的《辞源》修订本。迄今为止,已出第一册和第二册,其范围相当于旧《辞源》的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集。介乎新旧《辞源》之间,还有一本印行于1964年的《辞源》修订稿第一册。下文提到它时,姑称之为“修订稿”。

新旧《辞源》前后相去四十年,跨越两个时代。它们有什么异同之处?较之旧《辞源》,新《辞源》在质量上取得的进步怎样,还有哪些优缺点?

以管窥天,以蠡测海,本文只就小半部《辞源》立论,欲回答上述问题,不知能不能得其一二。

一、部 首

新《辞源》的前两册与旧《辞源》的前五集,各包含部首84个(自“一部”至“气部”),二者的笔形和顺序完全相同。这是继承了《字汇》《正字通》《康熙字典》的部首规模(全书共214部)。萧规曹随,作为一部供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,在分别部居方面保持一脉相承的传统,俾便稽查,是有其必要的。

所不同的是，部首目录中的走之儿，旧《辞源》作“辵同彳”，附于已集（四画部首）之末；新《辞源》作“辵同彳”，列在寅集（三画部首）之尾。走之儿属三画还是四画？这是个新旧字形的问题。新字形与手写体相近，走之儿写成“辵”，久已相沿成习。新《辞源》采用了“辵”的笔形，可谓因利乘便。事实上，在《四部丛刊》本的《扬子法言》（翻宋本）和百衲本的《三国志》（影宋本）等多种古籍中，走之儿都是作“辵”的。

二、单 字

单字字头在新《辞源》中增加较多。这有三种情况：

（一）见于本书复词而为旧《辞源》所未收的。如“囉啤”的“啤”、“巧梅”的“梅”诸字。

（二）见于一般辞书而为旧《辞源》所未收的。如当“邪”讲的“彼”字，“冑”的异体字“𡔻”，“字”的古体字“𡔻”，等等。

（三）见于通行古籍而为旧《辞源》及一般辞书所未收的。如扬雄《太玄》中的“𡔻”字，《宋书》及《山海经》中的“𡔻”字，某些古籍和目录学著作中的“𡔻”字之类。

当然，也还有补而未尽的。如“揔揔”的“揔”字。又，《康熙字典》的释文中，有个使用频率很大，几乎每页都有的“𡔻”字。

根据与《辞海》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分工，新《辞源》删去了“氩、氛、氮、氦”等现代科技用字。

增删两抵后，新《辞源》一、二册的单字字头计净增 739 字，相当于旧《辞源》前五集单字字头数的 18.5%。

三、字 形

较之旧《辞源》，新《辞源》在单字和复词的字形方面，处理得更为仔细，更为认真。

“冑”“冑”二字，有细微差别。“冑”属“冂部”，从“冂”，当“头盔”讲；“冑”属“肉部”，从“月”，当“后裔”讲。旧《辞源》在释文中作了

阐述,单字字头反未加区别,使读者将信将疑;新《辞源》则从字头到释文,都给以严格区分,使读者豁然憬悟。

“夾”“夾”二字,形音义俱异。二者同属“大部”,但“夾”字两腰从“人”,为常用字之一;“夾”字两腰从“入”,当“藏物于怀”讲。旧《辞源》未收“夾”字,与“夾”字无从辨别;新《辞源》两字并收,且指出:“古通作‘陝’,与‘夾’别为一字。今陕西省之‘陝’字,音从此字。”按“陝”字也从“夾”得音;把“夾”“夾”辨明,于读者有益。

有些字仅一笔之差,颇易为人所忽略。如孔子弟子曾皙(下从“白”)、三国吴主孙皓(左从“日”)、宋卢陵欧阳脩(右下从“目”),旧《辞源》作“曾皙”、“孙皓”、“欧阳修”,这也不算大错,只是于史不符,有背于“名从主人”之义。于细微处见精神,新《辞源》为他们恢复了本来字样。当然,这是就复词条目而言;至于在释文中,因约定俗成,自可变通,新《辞源》正是这样做的。

旧《辞源》没有繁体字、简体字和新旧字形的问题。新《辞源》全书用繁体字,字形则新旧兼有。看来完全用新字形,与古籍对不上号;完全用旧字形,技术上又有困难。新《辞源》在字形方面,是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,尽量地从精、从细、从严的。

四、字 音

字音的标法,新旧《辞源》有很大不同。旧《辞源》全用清代《音韵阐微》的反切,不古不今,无裨实用(当时只能这样)。“修订稿”四管齐下,将汉语拼音、注音字母、《音韵阐微》和《广韵》的反切一并列出,使读者既能准确地拼出今音,又可相应地了解古音。新《辞源》继承此法而略去《音韵阐微》的反切,古今兼顾,要而不烦。

旧《辞源》音切失诸笼统的,新《辞源》作了区别。如“尚”字,旧《辞源》只收“侍漾切”,与下面“尚羊”“尚仪”等复词显然脱节;新《辞源》分为 shàng(时亮切)、cháng(市羊切)两音,而以第二音专用于“尚羊”“尚仪”等复词。

旧《辞源》音切有误的,新《辞源》作了订正。如第一人称的“俺”

字，旧《辞源》作“倚剑切”，新《辞源》改为：“ǎn《正字通》阿罕切。”按此字《音韵阐微》作“倚剑切”，属“艳”韵，但不作“我”讲。

多余的又音，新《辞源》作了精简。如“扣”字，旧《辞源》云：“可殴切，音口，有韵；又去声，宥韵，义同。”新《辞源》保留了《广韵》中“苦候”“苦后”两切，但现代标音只作“kòu ㄎㄡˋ”。“企、剖、吼、忿”等字，情形与此相同。

旧《辞源》不问多音多义字在复词中读何音，新《辞源》在复词中作了标注。如“弹”有1. dān、2. tán 两音，而“弹子、弹弓、弹舌、弹指”中的“弹”，怎么读法？旧《辞源》不作表示；新《辞源》分别标为：“弹子、弹₁子、弹弓、弹₂弓、弹₂舌、弹₂指”（不标者即属第一音）。

五、复 词

旧《辞源》前五集共收复词 43,102 条，新《辞源》一、二册有删有增，现共 41,950 条，计净减 1,152 条，占原复词数的 2.7%。

新《辞源》删去的复词，约有四类：

（一）现代哲学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条目（我国古代的某些百科性条目仍保留）。

（二）见字明义、别无典实的复词，如“人烟”、“口头”、“心知其意”等。这类复词，间也有删之未尽的。

（三）不成词的条目，如“豕人立而啼”的“人立”，“上学以神听，中学以心听，下学以耳听”的“心听”。

（四）过于冷僻的复词，如“口四”（佛教云，戒口业者有四）、“古旃”（古索国指牛）、“心配”（日语谓心系其事有所忧虑）之类。

新《辞源》增加的复词，主要是一些语文性条目。如“止泊”（见于《陶渊明集》和钟嵘的《诗品》）、“止舍”（见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）、“民气”（见于《吕氏春秋》及《汉书》）“掣鲸”（见于杜诗，源于《庄子》）等条。

通过修订，新《辞源》的复词，取舍较前合理，取材更为谨严，突出了“以语词为主，兼收百科；以常见为主，强调实用”的特点。

六、义 项

由于新《辞源》的修订编写者，历年来掌握了相当大量的第一手语言材料，因此对单字和复词的含义，能进行比较全面细致的分析和增订，作出比较准确的解释和合乎逻辑的表述，给读者以比较充分的可靠信息。

绝大多数字、词的义项在新《辞源》中都有所增加。如“兵”字，旧《辞源》有三个义项（意为兵器、兵士、击杀），新《辞源》增加了两个（军事、伤害）；“乍”字，旧《辞源》仅收“忽也，猝也”一义，新《辞源》增加到六个义项。

旧《辞源》中某些字、词的个别义项，因为重复或不合体例，新《辞源》作了适当的归并或删除。如“吁”，旧《辞源》释作：⊖疑怪声。⊖忧也。⊖叹息也。新《辞源》调整为：⊖叹词。⊖忧愁。“心得”条，旧《辞源》的⊖、⊖义项，都是日语含义，新《辞源》概从删削。

义项的顺序，新《辞源》尽量将字、词的本义放在头里，以次再列引申、比喻、通假诸义，使脉络分明。如“圉⊖”，旧《辞源》作：“与溷同。厕也。”新《辞源》改为：“猪圈。《汉书·五行志·中之下》：‘豕出圉。’引申为厕所。见《说文》。”

七、释 义

旧《辞源》有不少条目只有书证而无释义，使读者无从索解。新《辞源》除引书证外，都尽量作出解释，如：

〔九子〕九颗星。……

〔口谗〕浮夸荒诞的话。……

〔引籍〕引人及门籍。汉制，宫门有禁，无引入及门籍者不得妄入。引入，即门使；籍，用三尺竹牒，记载出入者的年龄、名字、相貌，悬于宫门，以备核对。核对无误，始得入内。……

前两条只几个字，就把意思讲清了；后一条略长，亦难以再简，非如此无法说清。

新《辞源》的释义，至少有四个特点：

（一）准确精详。如“拏攫”，旧《辞源》释作：“惶遽也。”不知何所据？新《辞源》改为：“张牙舞爪，相搏斗之状。”有《文选》李善注为证。再以“引”字的一个义项为例，旧《辞源》说：

⑤ 文体名。与序同。宋苏洵先世有名序者。故讳序为引。如族谱引。即族谱序也。

新《辞源》改为：

⑤ 文体名。唐以后始有此体，大略如序而稍为简短。如唐·王勃《王子安集》五·《滕王阁序》：“敢竭鄙诚，恭疏短引。”刘禹锡有《九华山歌并引》、《泰娘歌并引》等。宋苏洵父名序，故洵文讳“序”为引。后人亦有沿用者。

前者粗疏，后者精确。又如“严⑥”，旧《辞源》但云：“衣装也。”令人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新《辞源》据“修订稿”，改为：“穿戴装束。汉明帝名刘庄。装避讳作严。”从而得出了“甚解”。

（二）源流并重。旧《辞源》在“冰人”条下，引了《晋书·索统传》的书证后说：“今称媒人曰冰人。本此。”此所谓“今”，当指现代而言。但明朝即已见使用。新《辞源》改为：

《晋书·索统传》：……后来便把媒人叫做冰人。明·谢谠《四喜记·忆双亲》：“这一曲《鹧鸪儿》就是我孩儿的冰人月老。”

旧《辞源》在“三秋⑦”中说：“谓三季也。”下引《诗经》为证，没有提别的解法。“修订稿”和新《辞源》并增订为：

（三秋）⑦三季，九个月。《诗·王风·采葛》：“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。”……后来多作三年解，谓经历三个秋季。

这一补充很要紧，否则会使人茫然。“三秋”指三年，盖亦由来有自。唐·李白《江夏行》云：“去年下扬州，相送黄鹤楼。眼看帆去远，心逐江水流。只言期一载，谁谓历三秋？使妾肠欲断，恨君情悠悠。”可证。

（三）语言简明扼要。《辞源》释文的语言不宜太简古；但为篇幅所限，口语化亦不相宜。看新《辞源》的释文，一归于简明扼要，显得得体。如“捧日”条，旧《辞源》谓：“旧以日喻帝王。故捧日有翊戴

义。”新《辞源》改为：“旧时以日喻帝王。因以捧日指拥戴。”比前者好懂多了。

再如“杀”字的一个义项，旧《辞源》说：“㊟衰也。等差也。”新《辞源》只作：“㊟等差。”把“衰也”给删了。按《仪礼·士冠礼》云：“以官爵人，德之杀也。”汉·郑玄注云：“杀犹衰也，德大者爵以大官，德小者爵以小官。”清·胡培翬《仪礼正义》云：“杀谓德有等差。”可知释以“等差”，也就够了。所谓“衰也”、“杀犹衰也”的“衰”，乃古汉语用字，应读 cuī，意即“按级递减”或“等差”。今人释义，可以绕开这个字。

（四）条目相应呼应。辞书分条缕述，条目之间有一定联系，不当顾此失彼，更不宜各自为政，各行其是。如“东床”、“坦腹”两条，旧《辞源》一引《晋书》后，加“俗称……”，一引《世说》后，加“今俗称……”，使本出一源之典，彼此了不相涉。新《辞源》仅于“坦腹”条下引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后，指明：“后称人婿为令坦或东床，本此。”另于“东床”条下迳释为“指女婿”，继引唐、五代两书证，末言“参见‘坦腹’”。使彼此呼应，避免了重复，充实了内容。

再看“格诗”和“半格诗”两条。旧《辞源》于“格诗”下，采清·汪立名说；于“半格诗”，则取清·赵执信说，末又附汪说，谓“半格诗”“非别有一体也”。一个不承认有“半格诗”的人，能否将“格诗”讲清？“格诗”既采汪说，“半格诗”怎能成立？不免自相抵牾。新《辞源》“格诗”条，采清·纳兰性德说，谓系“今体诗，对古诗而言”，并“参见‘半格诗’”；于“半格诗”条，则释为：“诗的一体。指与今律相偕的歌行体，以别于纯粹的古风”，末附汪立名“不是另有一体”之说以备考。这样，就免除了相关条目的各自为说，坚持了前后一致；也为读者提供了不同说法，利于进一步思考。

八、出 处

《辞源》“结合书证，重在溯源”。言必有据，出处翔实，是新《辞源》的主要特点之一。

旧《辞源》有不少条目没有注明出处，新《辞源》尽可能予以增补。如女官名“七子”，注明：“见《汉书》九七上《外戚传》；古地名“广固”，注明可“参阅《元和郡县志》十《青州》”；生卒年尚有疑问的“张志和”，列明可“参阅《新唐书》本传、唐·颜真卿《颜鲁公文集》九《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》、唐·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十”。这些“参阅”和“见”，为读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。

为了方便读者，新《辞源》举书证来源，一般都写明作者的时代、姓名、书名、卷次和篇名。除非众所周知的书篇，始酌情省略；确实无考的项目，才暂付阙如。

旧《辞源》的出处，绝大多数都不详：

有的只列书名。如“子人”条的《左传》，“杖鼓曲”条的《贵耳集》。（新《辞源》分别注明为：《左传》僖二八年、桓十四年，宋·张端义《贵耳集》中，使各有了门牌号。）

有的只列作者及篇名。如“畅叙”条（王羲之兰亭叙），“松烟”条（卫夫人笔阵图）。（新《辞源》查实后改为：《世说新语·企羡》注引晋·王羲之《临河叙》，唐·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一《晋卫夫人笔阵图》，使之坐落分明。）

有的只列作者及体裁。如“杳冥”引〔宋玉文〕，“三蜀”引〔左思赋〕，“东丁”引〔吴文英词〕。（新《辞源》一并查实为：《文选》战国·楚·宋玉《对楚王问》，《文选》晋·左太冲（思）《蜀都赋》，宋·吴文英《梦窗丙稿·风入松》词，落到实处。）

九、书 证

上一节谈“出处”，单指释义的来源或引文的书名、篇名等，不包括引文本身；这一节谈“书证”，乃兼指引文的书名、篇名及其内容，主要指引文本身。二者有联系，又有区别。

有些条目，旧《辞源》缺乏书证，新《辞源》悉为补上。如“指◎”条补了《楚辞》屈原《离骚》二句，“指南”条补了汉·张平子（衡）《东京赋》三句。